

第十四段 索詩源論可生風 行酒令情深懷古

桂蕊料理酒食，出曰：「暫時失陪，君等何竟默坐？」柳曰：「欲將姊幻想詩聯成一首耳。」桂曰：「偶爾簪筆，何敢與君等聯吟，致令珉玉錯雜。」竹曰：「詠物有情景可寫，懷古有事實可稽，俱可聯吟。惟這幻想詩是境憑心造，人之境遇不同，即落想亦異，若一聯吟，必致大宮、細商雜湊不類。不如月香姊將那四句續成一首，我等亦各作一首之為愈也。」松曰：「嶢谷之言極是。」遂請桂蕊將前四句續成，其詩云：

堪憐好夢隨流水，幻想揮毫聊復爾。
 意蕊香緣拔地清，心花色為遊山紫。
 身離苦海波浪中，人在廣寒宮闕裏。
 颯颯爽秋風不惹愁，團欒冰魄常無死。
 三更共話有天孫，一笑相迎來月姊。
 碧漢拋梭織錦雲，丹青挾瑟分宮徵。
 濃妝界服彩霞精，適口珍羞文鳳髓。
 待字飛瓊遇阮郎，重生弄玉逢蕭史。
 何庸泣別到雙星，但得今歡傳二美。
 棋局那知千萬年，綿綿無絕情如此。

竹曰：「月香姊雖是幻想，卻句句為自己寫照。如所謂‘飛瓊遇阮郎，弄玉逢蕭史’，這卻不難。」柳曰：「我等亦各作一首罷。」雪香曰：「翠濤先作。」松乃援筆立成一首：

受爵秦帝廷，話舊陶唐牖。
 橫擔駕海梁，伸出摩天手。
 長嘯谷應聲，縱談雲入口。
 躍身作龍飛，盟心與鶴友。
 泉石傲黃金，榆錢沽白酒。
 一醉千百年，卓哉蒼發叟。

桂曰：「松君詩有奇氣，真豪傑之士也。」雪香曰：「一醉千百年，不過長作酒鬼耳，研何奇處？」松曰：「酸子當是醋鬼。」柳曰：「翠濤、雪香往往爭鋒相對，令人解頤，亦是我輩快事。」竹曰：「我俚句已成，終覺想頭不幻。」共視之，其詩云：

渭川千畝入詩囊，明月好風相扶將。
 苦熱炎蒸夏日長，南薰在包座中涼。
 佳人日暮倚欄旁，一笑相逢並鼓簧。
 玉琯銀簫列兩廂，吹絲彈竹雜宮商。
 裂石穿雲聲飛揚，干宵引手招鳳凰。
 湘妃對我解愁腸，不灑斑斑淚幾行。

柳曰：「如‘佳人一笑並鼓簧’，‘干宵引手招鳳凰’，‘湘妃對我解愁腸’等語，真是幻想，何云不幻？」竹曰：「曲江，請教你的看看。」柳曰：「我不過隨筆塗鴉耳，何足言詩？」松曰：「曲江恭而無禮，則勞直爽些。」柳乃以詩與之。詩云：

年年長此對春風，花裏尋芳喜幻逢。
 少婦凝妝情宛轉，小蠻低舞態玲瓏。
 知心又到靈和殿，話舊重來靖節翁。
 但願身為千萬縷，長堤一一繫離騶。

竹曰：「‘少婦留情’，‘小蠻低舞’，真是人生難得之事，如此著想已覺其幻。至若靈和殿已墟，陶靖節已羽化，曰‘又到’曰‘重來’，恰是幻中情境。一結欲繫盡離騶，使天下無別離，二結更是幻中之幻。曲江殆欲口吐白鳳，何謂信筆塗鴉？」松曰：「曲江作幻情詩，亦自風流乃爾。雪香你的詩哩？」雪香云：「請看。」

一醉羅浮總不醒，美人常在花間等。
 地老天荒萬里寒，鄉住溫柔寢未闌。
 珊瑚枕上結香夢，扶起多情倚畫棟。
 朝為壽陽飾曉妝，暮教西子舞霓裳。
 裁冰偶過大庾嶺，月明更抱嫦娥影。

柳曰：「雪香亦是自為寫照，與月香姊遇阮郎、逢蕭史之句可謂心心相印。」竹曰：「雪香此詩頗近髯蘇。」柳曰：「雪香大約以韓蘇為宗，故氣象適尚。」雪香曰：「我不過隨興揮毫並未宗哪一家。」柳曰：「我正有疑懷，今可決於諸公。」松曰：「有何疑慮？」柳曰：「敢問詩當以那一家為宗？」雪香曰：「何必拘拘以一家為宗學焉，而得其性之所近可耳。」松曰：「雪香之言是也。李、杜超邁，韓、蘇排寡，王、孟清真，郊、島瘦勁，溫李、冬郎芬芳愷惻，香山、誠齋坦率樂易，皆可作後人津梁。無分中晚，無論唐宋，兼而學之，適符所性，便能自成一家。至若黃山谷之堅僻，王荊公之倔強，壞人筆氣等之，自曾以下可耳。」柳曰：「我誦古人詩，皆有快人之處，是以難決去取。今聞翠濤言，便釋然矣。究之作詩，當以何者為主？」松曰：「專主性情；有性情而後格律隨之，辭藻附之，斯不致有肉無骨。」柳曰：「然則兼學古大家，可能兼長否？」竹曰：「是又不然。翠濤所云兼而學之，欲廣識力、充才氣耳。所云適符所性，即不必兼長之意。桂甫長於言情，太白不能也；永叔長於言情，子瞻不能也。昌黎兼學古大家，兼而學之，欲廣識力、充才氣耳。所云適符所性，即不必兼長之意。桂甫長於言情，太白不能也；永叔長於言情，子瞻不能也。」

為哉？」桂曰：「青蓮少排律，少陵少絕句，昌黎少近體，亦是不能兼長之故。古人能棄其所短，而愈見所長，正不必為東施效顰也。」柳曰：「頓開茅塞，暢快，暢快！」

少時，菊奴捧酒餚出。酒過數巡，竹曰：「從前是曲江起令，今日我也起一令看。」柳曰：「甚妙，但以何為令？」竹曰：「將園中所有之花，先認定一樣，即說詩經二句聯合，更詠古詩一句為證。」松曰：「古詩亦要明露花名，不用隱語。」雪香曰：「原要如此。」柳曰：「嶰谷你先說。」竹曰：「我認了海棠。」松曰：「詩經哩？」竹曰：「至於南海。蔽芾甘棠。」雪香曰：「詩來。」竹曰：「輕把瓊兒比海棠。」松曰：「我認了牡丹。『駕彼四牡。顏如握丹。』」竹曰：「詩來。」松曰：「百花叢裏看擒王。」竹曰：「罰酒。」松曰：「如何罰酒？」竹曰：「不用隱語，是誰說來？」雪香曰：「真是作法自敝。」

菊婢在旁曰：「何不云『堪笑牡丹如斗大』。」雪香曰：「此婢甚可人意。」柳曰：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婢尚如此風雅，月香姊更不待言。」桂曰：「此婢亦何足掛齒。」竹曰：「翠濤你的罰酒還不喫？」松遂一飲而盡。竹曰：「詩來。」松曰：「菊婢已說過了。」雪香曰：「那算不得。」松曰：「牡丹經雨泣殘陽。」顧柳曰：「曲江該你。」柳曰：「我認了玉蘭。金玉其相。芝蘭之交。」松曰：「該罰。」柳曰：「怎樣該罰？」松曰：「我與嶰谷都是末一字，你用第二字，如何不該罰？」桂曰：「這卻無妨。」雪香曰：「翠濤讓他些。」松曰：「饒你罷，詩來。」柳曰：「幽蘭香送玉人來。」松曰：「這便要罰。」柳曰：「不似你作隱語，如何罰酒？」松曰：「玉蘭二字拆開了。」柳曰：「拆開較難。你每所說海棠、牡丹可有拆開詩句否？我為其難，怎倒受罰？」雪香曰：「聖人云『吾從眾』，曲江違眾，該罰。」柳曰：「這倒說得是，飲一杯罷。」飲畢，松曰：「更一句。」柳曰：「皓月清霜映玉蘭。」桂曰：「該梅君說。」雪香曰：「我認了夜合花。豈不夙夜。天作之合。」柳曰：「詩來。」雪香曰：「夜合花前人盡闕。」桂曰：「該我了。我認了金鳳花。勿金玉爾音。鳳凰於飛。」柳曰：「罰酒。都是四字，月香卻說五字，該罰不該罰？」雪香曰：「《詩經》原有五字這卻無妨，且讓這一杯罷。月香姊詩來。」桂曰：「鳳仙花開女兒花。」松曰：「這倒要罰。曲江兩個字面都有，因拆開了，尚且受罰。月香姊祇有一個字面，決不能怨這一杯的。」柳曰：「翠濤之言是也。」雪香曰：「月香姊喫這一杯。」桂飲畢，竹曰：「更一句。」桂曰：「指頭金鳳彈流水。」松曰：「令畢了，大家滿飲三杯收令。」飲畢，柳曰：「把酒賦詩，自是我輩快事。我欲作懷古詩，俱切美人，限乖、骸、釵、諧、埋韻，八句各指一件，關合：一美人，二曲牌，三花，四鳥，五藥名，六音律，七地名，八古人。各作一首，以浮太白，諸君以為何如？」松曰：「限韻作詩，縛人才氣，又限以險韻尤難穩愜，況八句各指一件，縱盡態極妍，終是小家技量，難入大雅之室。」桂曰：「曲江既有此意，偶一為之，似亦無傷雅道。」松曰：「曲江你請先作。」柳乃作一首云：

織女佳期信不乖，鵲橋仙本是仙骸。
時開菱鏡新梳髻，為整鴛鴦任墮釵。
手握牽牛心暫慰，琴彈別鶴願難諧。
昆明池畔沉灰盡，應與張騫石共埋。

松曰：「用鵲橋仙曲牌關合織女甚佳。」竹曰：「用牽牛藥名亦妙。」松曰：「曲江情織女，我就懷綠珠罷：

綠珠底事命途乖，上小樓難保骨骸。
夜合歡空當日夢，子規啼斷舊時釵。
香含豆蔻心猶在，淚染琵琶韻未諧。
若有魂歸金谷裏，石郎相伴歎沉埋。」

柳曰：「翠濤用上小樓曲牌，映合綠珠墜樓事亦雅切。」竹曰：我懷西子：

漫道西施妙舞乖，醉春風處放形骸。
床前笑倚芙蓉帳，枕畔慵簪玉燕釵。
蘭麝香薰招蝶慕，笙簫響徹與歌諧。
浣紗津裏人誰識，不遇吳王便永埋。

雪香曰：「嶰谷收句反跌。令西子而在亦當首肯，真是善於論古。」松曰：「雪香你祇管說，你的詩哩？」雪香曰：我懷著秦弄玉：

簫吹秦女豈音乖，步步嬌難禁弱骸。
裙繞金蓮平貼地，車乘彩鳳俯遺釵。
珊瑚枕上常相伴，琴瑟人間已允諧。
我願藍田獲雙璧，早隨雍伯玉同埋。

松曰：「雪香押埋字，用藍田種玉事，惡字好用，頗見匠心。」柳曰：「雪香已失蘭家婚姻，此時求鳳甚急，一結更道出自己心思，不徒懷古而已。」竹曰：「月香姊你作一首看。」月香曰：「此等詩拘文牽義，亦是大難，妾怎敢與君等抗衡詞壇。」松曰：「月香姊又謙起來，真是贅瘤。」月香曰：「我懷哪一個是？」沉思一會，曰：「就是崔鶯鶯罷。」其詩云：

雙文盼到好音乖，獨繞紅樓惜瘦骸。
贈芍原羞輕玉體，畫眉無奈拂金釵。
紅娘寄語芳情動，綠綺知音素願諧。
一去長亭人未返，張郎何忍聽香埋。

雪香見詩，閉目不語。松曰：「用紅娘藥名，恰是本地風光，妙絕，妙絕！」竹曰：「月香姊此詩必有所指，不徒泛詠崔娘。」桂曰：「本無心而作。」柳曰：「如『贈芍原羞輕玉體』之句，亦是佔身分處。」松曰：「雪香裝模作樣，是何緣故？」雪香曰：「偶爾困倦。」松曰：「我們再酣飲一回。」於是復賭拳索戰，盡興而罷。

撤筵後又縱談多時，日已西斜，四人辭去。桂曰：「倘蒙不棄，願時聆清誨。」松曰：「不日必來。」桂曰：「松君大恩，刻銘肺腑，無以為報，奈何？」松曰：「此事何足掛齒，以後再也休提。」遂散去。

